

嚶鳴館遺稿

卷之八

16  
831  
8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831  
8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八

尾張新紀德民世馨著

其長平以百為受其采澤五神保行簡

鑲限不取果此未門人今東都師泉長遠同按

聖文永然自少出賦是師久留采樺島公禮

碑誌

淡淵先生碑文

寶曆二年壬申秋七月甲戌尾張國相芋生君之臣  
淡淵元先生諱維寧字文邦病卒於東都芝葬之于





緣山之側、瑞花之院、乃墓而立碑、夫愛之能勞、使勞則思、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矣、先生其生耶、其容粥粥、其言訥訥、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可望于遠也、不厭于近也、先生其學耶、望之巖然、即之也溫、畏而可愛、敬忠以報、知爲君之難、則不敢康也、先生乃食焉、曲而不屈、直而不偃、養其身乎、足以有爲矣、愛其死乎、足以有待矣、優優其和、懍懍其戒、縱失諸此、尚得諸彼、先生乃取焉、能乎或否、曰、有教無類也、不倦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俾思

諸已、而後自得、譬如風雨之時至焉、苗者秀、秀者實、或或焉、啐啐焉、終不可知其所以然者、此先生之生德也、入則孝、出則弟、忠乎信乎、可以行於樂、而不困也、可以違於憂、而无悶也、以動也、文、以言也、章、以來則綏之、以待則久之、此德之生於先生也、先生常稱曰、若古之修身治人、則吾豈敢望之、抑此心之不可以已乎、吾願學焉、夫生於斯、學於斯、食於斯、取於斯、以教之而得之矣、於乎、先生其如此也、其如此也、噫、命也、夫、先生年四十有四矣、銘曰、維其息焉、將安從



式於不已者、厥德乎、弟子尾張紀德民謹撰、

富川雲菴碑文

守官於犬山之醫者、曰富川雲微君、君老而無子、見飯田氏之子賢、請以爲己子、實富川雲菴諱郁字子郁先生也、先生既煦嫗於君、而醫藥之學、五毒審用、百疾咸得、雲微君卒、而其業無失者、以先生嗣也、於是人皆稱君之知之、而信先生之見知矣、夫先生之爲醫也、無富貴貧賤、一趨其急、蓋其志謂固命不同、抑非我之所以親疏也、其憂之於己、己乃憂之、亦己

之術也、慎術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以邑民之疾、獨先生之門乎多焉、今歲寶曆五年、乙亥春正月、乙未、病卒、享年二十有九、葬之於犬山城外妙海寺、其葬也、皆泫然流涕、相與哀其命之不融、旣葬、樹碑表墓、其門人屬余作銘、以余昔與先生俱學淡淵元子之門之故也、乃作銘曰、治藥知守、自反不愉、惻在於己、踴蹶而趨、嗟爾有疾、喪所以蘇、

婦人館氏墓碣

館氏故伊藤君之配也、尾張熱田人、考良員、妣葛美



鳴鶴齋遺稿 卷之八  
氏館氏適君于美濃君卒子茂臣幼館氏乃學之醫  
教曰夫今之時乎憂則違之抑何爲以自報也無若  
爲致藥而已矣且先人有命焉乃以茂臣遷尾旣而  
茂臣業成富貴請於門館氏乃誠曰惡是何也吾願  
爾之門必彼窮乏必致其志夏屋之下人多有之茂  
臣夙夜奉此言豈以是耶終爲良醫寶曆壬申夏五  
月乙亥終于堂年八十三葬尾張城南廣井鄉淨信  
寺茂臣與德民篤及其建石俾德民作銘銘曰觀母  
之德難者於得

宮子勤碑文

是爲尾張熱田人宮川維德字子勤之墓子勤父周  
達翁母塚本氏其家業醫子勤幼而有奇才翁甚愛  
之則能誨以正及其成童乃令之就余友田子晉學  
學日進旣而與其通家之子津田子承俱來于東都  
受業於余因寓塾而居乃亦子晉之獎之也爲人溫  
順不與物忤而修行勉學欣然自得以故爲同學所  
愛敬余常樂育之英才寶曆丁丑夏五月戊申罹疫  
而夭時年十有九矣余與子承及諸子相偕哭泣葬



之於東都淺草天嶽院既葬翁憫其死于他鄉久後  
遂失其葬埋之所在乃屬諸子立碑於墓以志焉余  
爲作之銘銘曰生此豫樟于張之陽拱把而傷不及  
斧斨無睹棟梁痛恨實長於乎天耶子之命也

中谷氏墓碑

是爲富永君嚴氏配中谷孺人之墓孺人之父曰圓  
菴先生以醫仕于郡山侯取小島氏以元文五年庚  
申二月乙亥生孺人於東都芝年甫十六嫁之於君  
嚴氏其同僚也孺人性孝既而嬪于富永氏也亦能

以婦道焉生三子長爲女次男次女尚幼今茲寶  
曆十三年癸未正月庚辰病卒年二十四葬于東都  
城南箕田稱讚寺余與君嚴善爲作之墓碑銘辭曰  
貞淑之資婉婉爲姿之子于歸室家伊宜斯不長儀  
於乎可悲

蓬萊木先生墓碑

明和三年丙戌冬十月廿五日勝山儒臣蓬萊木村  
先生諱貞貫字君恕病卒于東都駒籠邸舍先生先  
喪內不再娶無嗣比病革弟子相與請其君得與佐



藤氏之子某冒姓承後焉。城北谷中臨江寺北墻之外羣瑩之間實先生之墓也。先生尾西鄙人以仕勝山在東都邸十有六年交遊甚汎其文學德行較著乎時賢之視聽焉。德民與先生相親信于尾于京于斯凡二十有六年矣。因繫舉其生平以銘之。碑陰其辭曰。於休先生發蹤我張含榮艸野芷蘭夙香褐衣所懷玫瑰琳琅經藝精思藻翰蕙揚顯貴正襟勢利是忘。幡然一朝之洛之陽温故知新斐然成章師尚諸生眷遇親王勝山賢侯好德不涼雖在番衛禮賢

遑遑聘召修辭束帛滿堂人之知己焉。有肺腸遂就其祿籍于安房從君東歸藩舍釋裝授業不倦勞謙日光恭遜其性進退奚妨友賢親仁多歷星霜聲滿中都施及四方淡而寡欲簡而不狂喪配無子罔意遺芳夫人愛敬思命之長昊天不弔濕疫降殃書劍永捐斯人而亡無知不知悵悵失望半百其壽比伏爲殤人以人傳令聞無疆斯而死矣死亦何傷神安此室覆露善良

富永君嚴墓銘



是長南富永君諱正翼字君嚴之墓也君東都芝長南浦人因自號焉父曰玄東翁郡山侯醫官母仲氏君有三兄皆先卒有妹適橋本氏君以享保十七年壬子冬十二月十九日生以明和三年丙戌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享年三十有五矣君資性溫雅敏而好學既繼父業力修方藥傍長詩賦年二十五從官醫呂連山先生遊關西諸名山辨檢藥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年二十七始從侯駕之藩繼從者一再嘗力疾上途既還病勢稍長終不起云所著有醫範醫話

逍遙樓集肘後雜方長南矢口等平生治驗往往雜載矢口和歌集也君始娶中谷氏其同僚圓菴翁女也生女不育次男次女而中谷氏先卒再娶石川氏亦同僚立伯翁女也生女皆幼及卒葬于東都城南箕田稱讚寺乃立碑表墓玄東翁以民之與君相善屬之銘銘曰溫柔其性敏捷其才用力叢毒潛思屬辭內幹其蠱外倚其規生而可樂死而可悲曰固有命不爲子疑

柴田太孺人墓碑



太孺人故書院直郎金森大膳君諱可郡之配也。姓柴田氏。父故書院直郎半助君諱勝智。母筑紫氏。太孺人年二十歸大膳君。生二男三女。男臺賢字子明。可久字子悠也。元文四年己未二月十四日大膳君卒。子明年十歲襲父祿。於是太孺人年三十四矣。後七年子明選爲書院直郎。又七年子悠就仕于一橋府。而三女次嫁。伯適于須田氏。仲于佐田氏。季于谷氏。蓋大膳君之卒。年未強仕。而五孤各及時。皆太孺人之力也。太孺人居家能孝。巧于女紅。已嫁貞淑。及

其寡也。姑大庭氏在堂。而太孺人事之益孝。撫遺孤極苦。自武技文藝。男就之師。自女功煩辱。女訓之內。淚下曰。寧使曰孀之子猶然也。無使曰孀之子而然也。每酬答官長及鄉黨族人。極慎。曰。婦之知料外。得無敗耶。比子明能應對。日使數乎五屬。曰。昔者夫子善病。遂與中外踈。汝務爲親睦。久之漸乏。乃自辭以告郡上侯宗之也。侯義之。歲贍米三十石。青山柴田氏居焉。遷自赤阪而就之。曰。欲兒之邇乎舅氏矣。我豈石人也哉。欲冠子明也。亦自辭以請侯之命之。大



膳君家世可字冠名而子明以臺蓋取於侯名臺近也子悠仕于一橋府也祿薄族人欲其冒姓之速富焉太孺人曰夫而據人之富孰與自立之貧况後未必貧乎遂籍焉久之可久果進太孺人蚤孤而筑紫氏老不堪念太孺人手書日數反太孺人盡手藏雖片紙隻字必恭敬語諸子曰是阿母手澤我死則謹內諸棺其遇新婦不異所生其御僕從夫人啣恩好損己恤人而不德及郡上侯失封而多子於是子明欲得其女最幼者以養于己太孺人善之立自請于

侯氏抱之以還字猶親孫明和四年丁亥十二月十一日卒距生寶永三年丙戌四月七日六十有二歲云臨卒子明請言焉曰善合葬焉不復言合葬之東都澁谷祥雲寺大膳君之墓民素與子明君交頗知太孺人之賢因銘其碑曰哀而不傷耶柔德之剛耶岌岌乎藐諸於斯母而康

藁科氏墓碑

松伯狀其太孺人而請余以銘其碑案狀米澤醫官曰藁科益庵先生娶西澤氏生男及太孺人而男夭



乃請大夫中條氏族雪濤君之仲子、而以太孺人配之、冒姓承後、曰周伯君、松柏之父也、君嗣醫藥于東都、邸者八年、而太孺人從焉、既而君爲侍醫、從侯駕東歸、太孺人從焉、乃後君間年東西、而太孺人守室、貞淑、延享五年、君卒、時太孺人年三十三、而諸孤皆幼、以君性尚義、而太孺人佐之施予也、比君之卒、家無餘財、於是族人相偕勸之再醮、太孺人不可焉、曰、女子有行、我豈可負夫子於諸孤哉、乃裁縫澣濯、手龜足眠、雖茹菽且不飽、晏如也、誨松柏曰、我家世世

以醫仕于國、今汝幼而居食、亦唯先人有勤也、寡婦之教、終無所成、則何以報逝者焉、松柏出而歸、則必問其所遊焉、其人年齒長、而其言有所規戒、則欣然稱善、適與年少一語而來、則艱然不樂、以爲常矣、後年寔益甚、松柏筆硯不給、則時衣要器日往、而毫無悔吝之色、唯恐其親仁不汎也、老奴年六十餘、晝薪夜緇、備極苦力、而不敢去、泣曰、主媪如此、恨不使主翁見之、松柏已冠、使出就師于東都、三年業成而歸、歸月餘、選爲侍醫、尋病免、今侯嗣封、特命使復職焉、



山崎館通稱 卷之八  
將詣東都邸而太孺人寢疾乃謁告侍養及其病革  
執松伯手焉曰已視汝之能成業也乃知汝之能有  
報也我有辭夫子於地下矣復何憾時松伯妻寺島  
氏亦疾勉強起侍太孺人撫之曰新婦自愛無以我  
加症言畢逝矣壽五十有四云明和四年丁亥八月  
十八日也合葬之府城東善立寺周伯君之墓焉太  
孺人所生三男三女而二男一女早夭女一適于志  
賀氏有婦行亦先卒松伯姊也一適于栗田氏松伯  
妹也銘曰以母有子以子觀母母氏劬勞貞石不朽

磐城吉田大夫墓碑

是磐城大夫文嶠君之墓也君姓吉田諱連昌字叔  
川稱右門文嶠其號也初十左衛門諱正成者始仕  
本藩爲大夫於君爲曾祖其子曰兵左衛門諱正家  
於君爲祖生一男一女而男某出嗣祖母之宗大衛  
騎郎近藤氏兵左君乃養深井氏之子以配其女冒  
姓嗣己而又爲大夫是曰與右衛門諱連利即君之  
考也與右君生三男伯曰某多病不可嗣仲子蚤夭  
則以叔爲嗣即君也以天和二年壬戌二月晦生于



藩舊封高崎爲人好學而仁厚及其爲大夫甚允衆望焉寶曆己卯冬今侯嗣封始入朝君以耆老爲介得奉謁于

本宮焉明和六年己丑十月七日病卒享年八十八矣葬于東都城小陽里善仁寺先塋之次君之配近藤氏生一男四女而先卒男名連方字伯美又稱與右衛門嗣爲大夫女適書院直郎五十嵐盛邦氏餘三女皆夭云及立碑伯美使德民銘之民受君之知愛也不可敢辭乃作銘曰比髮之皤守職亡他自

政不苟上下斯和厥德柔嘉夫子可歌

島田淇竹翁墓碑

翁浪華醫師也姓島田諱義知字謹隆號淇竹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享年若干葬于某地其子仲馨出嗣洞津侍醫渡邊氏今茲改修翁碑乃以狀屬紀德民作之銘按狀翁甚嗜酒常與其所友數人往來酣暢不以世務經意矣人或以言則曰咄咄今何等時昇平百年陰陽和調大田所藝農有餘粟官不權酷律無黼禁醉者途呵法吏邪行是天之假我



輩運也。然則室之舊醜，卷以換杯酌，吾尚恐不及也。益與其所友數人，日飲酣暢，以終焉云。然性忼慨，趣人之急，則忘難；恤人之窮，則忘乏。以故人亦多愛敬。以終翁云：銘曰：不覩其人，而觀其人；於言與行，古之狂乎。

谷田氏墓碣

加茂川之湄，誠心院之後，塋域方一弓，乃谷田太孺人之宅也。太孺人考曰忠，作君諱定茂，阿波府士人也。以某年月日生，太孺人於德島富田，年十九歸于

本府士人山室三郎右衛門君諱兼保，生一男一女。君先取多田氏，有三子，而太孺人愛養過所生。後十年，君卒，太孺人年未三十，而教戒諸孤，不失母道。後二十餘年，山室氏坐事喪祿，諸子相與扶太孺人，以去于浪華，尋徙于平安，皆已有室，各異舍，流離之際，極窮約，而太孺人日傳養於諸子，均撫子婦，終無勃奚之言。所生曰世規，殊窶，妻子久病，以故太孺人後多在世規家云。明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病卒，年若干矣。先卒三日，命世規求轎焉，曰：我固欲終乎伯氏。



而今死乎季氏則非吾心之所安也乃勉強上轎屬  
病革而止云初世規來東都也太孺人寓民書深屬  
其交辭意甚忼慨余時已服其母範焉太孺人之卒  
世規訃余因請銘其碑余不敢辭作銘曰孤之載貽  
母氏勞劬喪之速貧母氏勞劬勞劬不倦能為子圖  
子也有濟神斯其虞

西田安齋墓碣

安齋翁名為書稱文右衛門以元祿甲戌正月二十  
八日生以明和庚寅九月二十三日歿年七十七矣

有四男二女伯某仲某叔時貞出嗣佐柄木氏季維  
成女一嫁長谷川氏一嫁櫻井氏孫十一人外孫六  
人矣翁蓋貴人之所生也在襁褓從母育于山田氏  
長養于田中氏為商年二十六賈人西田忠兵衛者  
以女配之為嗣於是為西田氏云性好善聞一美言  
則虛己恭敬焉睹一美行損己左右焉以終身諸子  
問其姓則曰乃父賈人兒輩奚問之為終身不言其  
貴種蓋惡子孫因以驕也諸子以孝稱及其歿哀戚  
驚人妻西田氏有婦道事翁而順愛子有訓讀書好



和歌先翁歿皆葬于城北谷中靈梅院焉時貞字子  
幹維成字君美並學于余及其立石請余銘之銘曰  
翁之始兮零丁可盡翁之成兮勞勛可惻好善之報  
內助不忒恭儉之訓孝子竭力死兮生兮哀養悃悞  
嗚呼如此翁其有息

關溫卿墓碑

關溫卿名良下毛都賀郡粟野人年二十餘來學于  
余塾性行篤恭精力過人從遊之士推以爲長助業  
數年出教其徒于南芝諸侯大夫延爲賓師及余如

采澤復入長塾課業期年而還少長聞閭無纖毫之  
言無幾得病移養于友人伊藤裕宅裕業醫救治極  
忠不起安永二年癸巳春正月五日也享年三十五  
妻神山氏生一女而歿女亦夭友人佐柄木時貞蹟  
部承大坳碩等就裕以殯葬之淺艸天嶽院立石表  
墓余銘之余也者東都處士尾張紀德民也銘曰毛  
野之毛如蘭如芷夙俟乎易敏求乎邇柔應如虛剛  
執不弛研精千卷蓄力一紀驥足未展罔試其駃命  
之不融於其已矣



柳原子盛墓碑

是柳原子盛墓也。子盛世仕于伊豫松山，父諱政蒲。母安藤氏，子盛生而孝謹，比六七歲好誦書寫字，筆硯之外無他翫。藩父老相稱爲奇童，父携之見侍醫青地子，謂曰：我兒幸有文才，恨官小祿微，兒終無所施用。青地子曰：子但使其成其器，豈有器成而無用者乎？父悅其言，傾俸爲筆翰之費。比子盛成童，父疾病，誨曰：我固信青地子，汝事之猶事我，旣而青地子亦視猶子，爲請其君就學於余塾，君許之，更與其資。

於是子盛在余塾三年，力學謹行，日夜不倦，同塾之士莫不愛敬焉，皆相謂爲不及也。余時省其私，則其所論說自經史之義，皆可聽。至安永庚子，夏得病而瘦，日甚，然手不釋卷，口不絕吟，漸篤。諸友皆垂淚看視，數月少間，歸養青地氏，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不起。年二十二，子盛名政隆，有一姊一弟，弟名貞篤，出嗣竹村氏。子盛未娶，君命內田氏之子承之後。子盛之歿，青地子哀之如所生，與其生平所親善會葬之。江都城南箕田圓德寺立石表墓，其師尾張紀德民揮



淚作之銘銘曰之子有父母如此有執友如此質之美如此才之文如此斯而無壽爾嗚呼命乎其已矣  
安永十年辛丑夏四月

湯淺常山先生墓誌

是備前湯淺常山先生之宅也先生諱元禎字之祥其先新兵衛世臣播磨赤松氏其後無子乞赤松大和守紹于養以爲子紹于生佐渡守佐渡守生七郎兵衛七郎兵衛生半右衛門宗白及赤松氏失封池田氏享播厚幣聘之從是遂臣池田氏事國清興國

二侯芳烈侯時宗白告老令長子某襲祿更賜宗白田以養老宗白卒賜次子心俊其田祿以爲行人心俊有二男長子某出後從父次子諱英字子傑襲爲監察是爲先生之父監察君好學親教先生母瀧氏助之先生夙敏力學不倦好讀伊藤荻生二子之書而非宋學比長祗役東都師服部元喬又見太宰純博與其徒交遇奇書則手寫積千餘卷好賦詩屬文稿存者若干卷年六十精神不衰誦讀至鷄鳴先生之成學也監察君告老先生襲祿祿四百石不爲不



多然身自布衣蔬食節儉以勤而奉父母必有餘及居喪哀毀骨立深恨時制之短衷哀日哭泣乎墓三年每忌日如薦生而飲泣以終身先生之事親也享保辛亥先生初爲教衛騎明年東後八年遷砲隊長寬延己巳復東庚午春讚岐丸龜民作亂藩遣先生使丸龜能致其命是歲爲教衛副帥居四年東前後皆兼謁者而不一失辭命西歸五年遷祠曹職田之入百石班下大夫先生能聽治其政訟爭自己居二年東使于藩邸受命卽發不歸于家後二年加秩至

六百石別藏職田之入日用一日以爲去職之日莫勞納之明年爲國都令請出沒財賑貸士民又問鰥寡孤疾歲給錢穀然不樂居都令之職屢辭病不許終稱篤免爲散僚而班尚如故明年起爲主計領軍政見其兵馬之備不足忱慨自奮是歲以職東卽請而大減省諸官費無有所假在邸二年俄免黜而歸杜門蕭然恬無愠色先生之事君也男明善襲祿四百石爲教衛騎尋遷砲隊長及其東每寄書訓戒其意專在守正莫營私利明善亦能奉順先生之誨子



也其待屬吏也甚莊敬吐哺不辭勞其與朋友交也見其有過則切切盡言然每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泣焉終身不忘其善遇奴婢甚有恩至其老者廬之園以厚撫之明於兵法長於武技年老尚日一舞鎗揮刀傍善國風書畫時時以自遣先生之接人服武嗜藝也以寶永五年戊子三月十二日生於備岡山以天明元年辛丑正月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矣葬之都城東義冢山先塋之次其配生駒氏藩主計邦照之女生二男二女一男一女夭男明善字子

誠子誠之在東也與德民相知先生因贈德民書遠寄忘年之交屢有知己之言及卒藩文學井上潛子明狀赤穂教授赤松勲國鸞傳及葬東都處士宮田明子亮銘其碑其誌墓者尾張國學正細井德民世馨也

犬山城主成瀨君墓誌

尾張國那姑射城南白林禪寺南側塋域方十弓是國相犬山城主從五位下朝散大夫成瀨君諱正恭之兆也君之先出自從一位大政大臣二條藤公諱



良基其孫世居參州加茂郡成瀨鄉遂氏焉君之高祖考諱正成

神祖之時以武功食邑總州栗原四千餘石進叙從五位下朝散大夫稱隼人正慶長八年癸卯拜知政事加邑二萬石於甲一萬石於參其入合三萬四千餘石十五年庚戌

神祖命相我敬公以爲犬山城主因改邑尾濃之間三萬五千石君曾祖考諱正虎祖考諱正親考諱正幸世襲爵邑爲國相考之內子姓堀氏先卒側室

竹中氏以寶永六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生君于尾享保二年丁酉君年甫九歲初見我晃禪公十三年戊申君年二十初東觀

兩宮十七年壬子考老君襲年二十四亦稱隼人正爲人質直好武其奉上臨下儼然勵翼歷事我四公執政三十六年朝野敬憚之明和五年戊子春君年六十告老致仕改稱內藏頭天明五年乙巳六月二十日病卒享年七十七矣有二男二女長子諱正純早卒次子隼人正正典嗣焉女一適四條三位藤



君隆叙其一夭云、以卒之月二十八日、例葬于此、本國侍講明倫堂督學細井德民謹誌、

服部先生碑

本國侍醫法眼服部艸玄諱宏字子達先生卒、葬之愛智郡山田莊石佛村善昌禪寺西南側、及營墓立碑、友人細井德民作之銘焉、曰、先生五世之祖、曰總一郎諱善昌、仕右相國織田氏、屬其將佐久間信盛、天正中、信盛得罪見逐、於是總一郎退隱此地、墾田而耕焉、負耜之民、稍稍來隸、遂成一聚、地有大石佛、

因名村云、總一生喜右衛門諱昌清、先生之高祖考也、喜右生次郎兵衛諱清秀、先生之曾祖考也、次郎生伊右衛門諱秀政、先生之祖考也、祖考生男女、男夭、養外屬諏訪部氏之子彌右衛門諱政乘爲子、配其女以承田業、是爲先生之考、考之配喪、再娶靱山氏、是爲先生之妣、妣之所生、三男四女、長曰長方、仕國相成瀨氏、而復諏訪部氏、次曰介、出嗣中村氏、季爲先生、女一夭、餘皆出嫁、先生初學中西、淡淵先生、後爲醫、受業渡邊壽伯、壽伯奇其才、悉授禁方、年二



十六、遊平安、見松岡恕庵、香川秀庵、山脇東洋、吉益東洞諸名師、研究其學、學皆多所發明、及業成而歸、從學者日多、四隣之國、輿疾乞治、一時稱爲良醫矣。寶曆十一年辛巳、先君載公不豫、始命召先生診焉、賜銀三十枚、明年壬午、今公命給食十口、及章善老公不豫、公命補先生醫員、以待之、明年癸未、老公賜黃金一枚、賞之、今歲以獻藥。

皇朝得叙法橋、明和元年甲申、老公逝矣、命使先生得與葬儀、尋賜銀三十枚、時以爲殊恩、三年丙戌、命

給月俸十五口、以爲直醫、六年己丑、改賜歲祿三十石、月俸五口、以班內醫、明年庚寅、加祿二十石、英巖大夫人病、先生進藥而有驗、賜時衣及銀五枚、今春、公東朝、命先生留侍、大夫人安永元年壬辰、加祿十石、今春始從駕東、時轉陵君夫人屢病、亦使先生侍焉、三年甲午、以再獻藥。

皇朝得叙法眼、明年乙未、命爲從駕侍者、明年丙申、公隨

大駕上日光山拜



大廟在途病疹先生進藥而愈賜時衣一襲銀十枚  
今夏昭世子寢病既篤衆醫無有敢處方者公  
問先生先生泣對曰臣固知其不可爲矣然醫之職  
豈可徒已乎揮淚調劑及世子之逝也君夫人  
哀痛加症明年丁酉承命留侍君夫人于東都邸  
明年戊戌加祿至二百五十石賜時服及銀五枚賞  
勞天明三年癸卯又加祿至三百石五年乙巳命無  
從駕優其老也七年丁未夏四月丁卯晦病卒享年  
六十三矣先生娶西尾氏無子而卒妾生男名禧字

子蔓再娶岩附氏而生男女男名庶禧繼業爲醫員  
庶選爲國校童子生女適衛騎長士近藤氏之子貞  
榮矣德民與先生友四十有餘年先生爲人內恪而  
外和家居而不淫官成而不懈視其敬老而知其孝  
其親焉於兄弟也怡怡如檢家人而不絞勗弟子而  
不急其療病無貧富貴賤無所親疎與朋友交杯酌  
之間詩若文欣然忘彼我而在職二十有七年未有  
一日廢失矣嗚呼先生之所學而得歟余之所睹以  
概也銘曰秀林之材及時見拔慎術之仁得寵而達



衆毒明用、百疾斯活、六十有三、夙志不奪、神之罔怨、  
觀之根末、

太室澁井先生墓碑

是佐倉侯侍讀太室澁井先生諱孝德字子章之墓也、先生以天明七年丁未秋九月、從侯之爲大阪留守而西、明年戊申夏六月十四日、病卒于坂城官舍、距其生享保五年、庚子秋九月、得壽六十有九、東路遼遠、不可歸櫬、從弟德章、甥香川純方、哭泣具禮、葬之生玉玄德佛寺東側、侯幼而師先生、長而益敬之、

及其襲封、屢加祿秩、比其到任、班之上大夫、以參政事、其祿二百石、及病使醫侍、又屢使人問之、且交視養、至卒、哀痛不已、命有司護其葬、營兆立碑、而使侍臣以奠祭焉、余德民與先生相友善、殆四十年、義如兄弟、於是德章等遙屬銘于余、余義不得辭、乃揮淚而概其終始焉、先生遠祖曰越前守諱吉元、其從兄萱場源五次郎、世屬管領上杉氏、主武崎玉郡堀內城、及北條氏威震四鄰、欲攻堀內、降之、萱場氏恐、使人居間、與其族人以士衆去、徙越後、萱場氏有子、曰



光齊失明不能從、因屬之從弟吉元、留住同郡明村、子孫遂家焉、吉元生諱吉重、吉重無子、養族人磯豐、前守義直次子諱吉綱、配其女、以爲嗣、先生之高祖考也、生三男、伯諱吉行、先生之曾祖考也、生四男、仲諱利之、先生之祖考也、生四男、伯諱重之、是爲先生之考、娶橋本氏、生六男一女、伯曰長賢、仕于足利侯、次爲先生、次曰正方、次曰正家、伯叔季皆先卒、二男一女、適島原侯臣山川幸詮、先生生三歲、考出仕于國子祭酒林公、而祖考家居、撫先生、日授句讀、則受

誦不倦、歲十四、命就考于東都、而師林氏弟子井上通濙氏、通濙常歎曰、學而不厭、唯有之子、歲二十四、始仕于侯家、受祿七十石、爲侍讀、於是其學愈博、才名日美、交道歲廣、水府侍讀名越克敏、肥後侍讀秋山儀、長門侍讀瀧長愷、以儒雅鳴于時、皆長先生十六七歲、如二十餘歲、而稱忘年之友、共謂曰、其學難得、其人難有、房勝山學正木村貞貫、處士長崎小河寬尾、張南宮岳、及余德民、亦皆與先生序齒爲友、相與服其志行、超絕于人矣、性度溫恭、無與物件入則



蕭然筆著以終日、出則欣然、詩酒以終席、而不自覺  
聲譽已在其身、常自稱愚而無能焉、平居儉素、家無  
長物、唯書千餘卷、遭災作室、蔽風日而足、人欲助修、  
謝煩不可、凡父兄之所貽、自衣劍器什、終身不改其  
制矣、語及父兄之訓焉、雖飲食言語、愀如也、其事君  
也、未嘗一謁私請、每有所獎匡、而人未嘗一聞其所  
言也、其於交接也、有所施予、而不使人知、有耗已者、  
亦不使人知而已、未嘗有分毫勸人矣、至其教弟子、  
則不苟假一言、見有過則儼然告諭、必使其思而得

而後已、所撰國史八十卷、二十年五易藁、業成不出、  
所論述、自經史子集、無所不有、而非有請者、則不示、  
有請者、則探櫃授之、曰、愚見豈有補益乎人哉、人誦  
其說、亦不甚謝、人疑其義、亦不甚辭、齒德已尊、列侯  
貴人多欲延見者、多辭老不往、獨上杉拾遺藤侯師  
事甚謹、故其所輯錄、獨多乎其君之庫、與米澤之府  
焉、娶葛岡氏、生三女一男、長女適于府內侯臣岩下  
政德、次于鳥取支封臣清水長年、次于同族光準、男  
名至德、歲甫十四、葛岡氏喪、繼娶金井氏、銘曰、冥修



乎已昭行乎已嗚呼先生無不由己急求乎知求乎  
不知嗚呼先生靜於已知誰不爲學唯其言學嗚呼  
先生不負乎學後史而取惟石有取

窟仙卿墓碣

先生諱登字仙卿父曰立的君世醫于水口侯取中  
村氏以享保己亥春三月甲午生先生於東都芝及  
幼命之學長仕亦其於醫家之言也述焉者多矣延  
享丁卯春徙于侯之邑于水口而常疾矣乃琴書自  
適未嘗悶也寶曆癸酉夏六月丙戌卒年三十五先

取山本氏無子及卒葬之於京東雙林寺遺言也其  
家表墓使其門人請予銘銘曰邦之譽髦無斁以視  
噫命也夫俾斯不遂

鷺見逸仲碑銘

是本州處士東柯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鷺見諱良熙  
字逸仲考曰權右衛門妣烏居氏先生弱冠好學與  
余同師事淡淵先生及長以儒爲業居恒謂人曰士  
之立身行道何必遠於四方以文會友臭蘭相接茅  
茨安於葦屋布衣煖於文繡其復何求故終身不仕



又不出鄉、日會弟子教授自娛、安永五年、丙申、秋、八月、十日、病卒、年五十六、先生娶加藤氏、生一男二女、而男夭、及卒、弟子相會泣哭、葬之城南正教寺、後六年、天明辛丑、秋、余就仕自東歸、行予其墓、則宿艸矣、欲哭而不可、因就其碑陰、爲作之銘、銘曰、貧而不諂、可謂清也、老而不渝、可謂貞也、清貞而終、可以爲榮、

淺野青洲先生墓碣

是本州處士、淺野青洲先生諱葦相、字巨卿之墓也、先生以正德三年癸巳、正月十一日生、以寬政四年、

壬子、正月六日、卒、壽八十矣、比壯、不欲祿仕、退而業教授、傍善書、遠近受其筆法者、殆八千人云、天明二年、壬寅、年七十、藩朝賞其老能教誨人、給稟月五口、於是語人曰、吾老不能報我父母與師矣、今又加一恩之終、不可報焉、嗚呼、如之何、先生長於余十五歲、以其與余同師、淡淵先生、許余爲忘年之友、故余自少常服其志操、美爲人、溫恭不與物忤、然亦見人之不善、則必忠告善道、終使其人欣然自悔而後已、故終身不失人之愛敬、其配亦同族、貞順能偕老、而



無子及卒，弟子相與營葬之。國城東南常德寺中，遺言曰：吾年八十而無行之可稱也，必勿以碑誌煩人。唯請紀生手書吾生卒，刻之片石而足矣。余聞之，淚益下，銘其碑曰：生不虧人，死不煩人，其容恂恂，其言闇闇，克終敬養，君子之倫。

米澤國老竹股君瑞碑銘

君姓竹股，諱當綱，字君瑞，稱美作。世米澤上大夫。祖考諱充綱，稱兵庫，為國老。祖妣巖井氏，考諱本綱，稱三左衛門。妣同族森秀女，以享保十四年己酉九月

十七日生君。君生三歲，三左君卒，延享三年丙寅十二月，兵庫君致仕而卒。君年十八，以嫡孫承邑祿千石。寶曆十一年辛巳六月，補司計總統。同年八月，命為東都國邸尹。十三年癸未二月，侯命召之，使誅亂政之臣森利直。明和二年乙酉七月，進拜國老。四年丁亥，侯老居南山館，是為大老。侯世子襲封嗣位，使君兼統南館奉承。安永元年壬辰二月，東都有災，國邸延燒，君賦民以作之，成先諸藩。既而謁病辭職，數侯不許，親造其家而厚勞勉，手賜信國刀，乃起視事。



居十年，天明元年辛丑十月，坐事奪職，幽居于家。五年乙巳，侯亦老，居餐霞館，是爲小老侯。世子嗣位，寬政元年己酉，命嗣子厚綱爲國邸尹。四年壬子十二月，拜爲國老。於是許君出入與卿之致仕者同。五年癸丑四月五日，病卒，享年六十有五，葬于府城南李山常慶佛院，配松木氏。先君卒，其所生三男四女，長厚綱，次秀處，出嗣舅氏松木秀應，次次憑，出嗣太平氏賢氏，女長適于同族壽秀，次于三股吉豐，次爲壽秀繼室，次嫁于毛利方元。初君見姦邪蠹國，挺身進

諫，已得攘之，因請政復舊章，上下大悅。時小老侯爲世子，賢而好學，君因多聘儒雅以爲師，世子之德日益崇，及其嗣位，議建學館，立師長，置生員，於是自大夫元子至衆子弟，皆就業，士風一新。見上下衣器奢費，請定節儉之制，令都鄙壹從樸素，見稼穡不勤，民多懸租賦，粟歲減，請退貪濁而進清廉爲稅官，四鄙置教道師，日曉喻厚性之道，於是孝弟力田，受賞者相踵，時奉侯以行野，隨以甘脆，行省恤老羸，勉勵少壯，衆士亦感奮，至相將荷耒耜，以助耕耘，於是荒田



咸墜東都之災將作國邱君蓑笠芒屨與僕從偕出  
伐木遠山壯士數百人踊躍從之爭揮斧斨君躬露  
處藁蓐二十餘日伐得材萬餘株以漕輸于東都士  
民又爭行助功營築不日而成君銳志欲安利上下  
而性忠慨處物果敢故毀譽交至居恒曰事君能致  
其身吾之所夙學臣之所奉所天豈暇自謀乎哉功  
罪唯人之所議也故幽居十年無鬱悒之色日手筆  
硯稿著時勢之要數十卷臨終授厚綱曰吾生則不  
得報國死而有餘恨汝辱居職其圖其可者爲之能

有繼以報則吾欣抃地下比卒不言及私事矣昔者  
君爲邱尹從德民而問學遂以告其君延見乎師位  
殆三十年故熟悉君之生平及營其墓厚綱謀銘於  
德民而厚綱亦師民則義不可辭乃銘其碑銘曰獻  
可替否如睡斯覺驅邪去慝氣吞虎豹種茆於泮育  
英於校國紀舊常人由名教父義兄友弟恭子孝臣  
功所奏君德以効

桐岡德永先生碑

先生肥前佐賀侯之侍醫也姓德永諱田字雨卿號



桐岡又號亨菴考諱鼎稱正兵衛妣木下氏以正德五年乙未七月四日生先生於本州多久六世之祖曰松浦八郎左衛門景光渡邊綱之苗裔也景光少而爲岩永因幡守所養長故爲岩永氏及其仕于佐賀侯諱隆信改姓德永時候封其弟諱長信主多久因使德永氏屬之遂爲多久之臣云先生弱冠學醫於長崎師事良醫真駿菴十年業成去遊京師在後藤氏之門益與諸名工研精其技焉居二年東入關數年而名興其業日廣遂以良醫稱焉年六十四侯

聞之召見祿之命侍君夫人守職十有三年恩寵日厚焉年七十六乞老乃使其子聰字明卿襲祿繼業別廩先生以優之寬政五年癸丑九月二十七日終于東都日本橋西僑居壽七十有九矣葬之深川增林禪寺明卿學于余因請銘其碑余年二十四始與先生定交遂骨肉相視四十有三年嘗病將死者數而皆賴先生之治以得蘇於是不辭而作銘銘曰上醫所志身非其時修藥治毒司命其誰富貴有人貧賤在台疾病於己如帶創痍起死忘德賑乏忘賞處



窮如守、出恭如疑、克保其寵、沒齒不衰、嗚呼堅石、概是乎斯、

石作子幹碑銘

石作子幹名貞、稱貞一郎、父名厚愷、母桑原氏、甲將原隼人佐政有之後也、世仕信福嶋邑主山村氏、至厚愷之兄某坐事失祿、厚愷幼育養于其舅桑原重長于尾、及長歸信、又仕福島、性忼慨、精兵法、長武技、寶曆七年丁丑歿、時子幹年十八、嗣祿爲近侍、奉父之遺訓、專力兵法、武技最修、熟上杉氏兵法、邑主冢

子蘇門君、賢而好學、愛子幹之爲人、勸以讀書、子幹遂志學、旣而憂邑乏師友、明和三年丙戌、請適勢而師事南宮喬卿、君許之、厚資以行、子幹已悔其讀書之晚、及從喬卿、日夜誦習、忘寢食、未幾、其學大進、五年戊子、歸鄉、邑子弟皆從師敬、福島尾之附庸、故尾城有山村氏朝宿之館、及蘇門君嗣爲邑主、安永丙申、冬、遣子幹爲館之留守、子幹在職十年、館事大理、有暇則出與都下諸賢、以文相交歡、其詩有莫逆集、集傳至崎港、清客讀以竒之、爲作跋、久之、福島用不



四庫全書 卷之八  
足邑主知子幹之有吏能，召以爲司計。子幹請曰：「足用在節儉，節儉所期在專償負。邑主大奇其言，而盡任其所爲。邑之富民納貨者，相謂曰：『石作先生忠廉之士，而我君委之以財計，我輩豈可無助其功哉？』皆相偕請燒舊券而改納貨，於是用大足，上下安悅。邑主多子幹之功，乃賜寶刀以列長臣。自此子幹職務甚劇，然文辭不廢。有小暇，則會群子弟，課其業，寬政六年。甲寅，加祿秩以爲室老。七年，乙卯，秋，喪其母桑原氏。子幹性多病，及其居憂，哀毀骨立，然而服除則

強起視事，不敢以病疲廢機務。八年，丙辰，春，病日篤。邑主大憂，與其冢子偕屢造其家視之。正月十四日，竟不起，享年五十七矣。葬之某山某寺，配寺澤氏生三男一女，長定規，嗣祿。子幹爲人嚴毅，及學成，溫恭接物，居恒謂曰：「詩文足言志而已，學者唯欽誦聖經，以孝弟忠信爲行則足矣。蓋其所行，如其所言也。其師喬卿與余同門，故及喬卿卒，視余猶視喬卿也。余聞其訃，潛然淚下，其家表墓，其門人皆請余銘其碑。余亦不敢辭，爲之銘。銘曰：報上以忠，接下以信，群心



欣怡終身不疊言行功成何澤之潤

林忠輔墓碑

林忠輔名信吉伊豫西條臣也父稱文左衛門諱宗意母川原氏忠輔少而志學誦習無倦及長溫恭寡言不與物忤鄉黨稱異其性行時大坳彦卿升自學正而司出納之職見其謹厚而悅之乃疏以薦之安永六年丁酉年二十三候命祿之召之東都而使寓余塾以修業焉自此忠輔視余猶父也其所言行未嘗有不質乎余者既長家塾塾中悅其忠告皆猶同

胞事之始無有纖毫矣明年戊戌候命使月六次入藩邸以課衆子弟之業天明三年癸卯命加祿進班於是得每侍講筵以輔世子之德又講書外朝以勸誘士大夫之志矣明年甲辰命使還藩而教誨都邑人士六年丙午來在塾七年丁未又加祿進班使入居邸舍其來往在余塾者凡九年寬政元年己酉增月俸二年庚戌西歸明年辛亥東四年壬子乃試之節用局五年癸丑又加祿進班遂命補節用局丞六年甲寅西歸賜銀以行賞其勞也今秋九月喪父



其侍病居喪孝愛哀戚之狀無視而不感動者前年病咯血於東都而療之得愈丁憂之後復發明年乙卯四月二日竟不起年四十一矣葬之城南光明寺先塋之次會者無親疎皆飲泣執紼云忠輔娶某氏生三男長者年甫十四餘皆幼於是同志之士相偕議立石表墓遙請余銘之余也老矣而爲之作銘嗚呼亦命也哀哉銘曰親安其孝君任其忠師嘉其成友懷其衷年四十一命奚不融死而見思神乎罔恫斯刳堅石存之無窮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八



平低次主與海前夏潮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	---	---	---	---	---	---	---	---	---	----	----	----	----	----	----	----	----	----	----



